



IAP. SIN. I

1591, 167•168•169

148/a

148

a

二月會課



論符咒

從來異端之惑人也類必有小試之術以愚天下之耳目斯倡之者得售其說而人亦遂深信而不疑夫昔聖人之治天下也其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礼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俗不過布帛菽粟以為日用飲食之常而已未聞有所為符咒也而天下卒無不治若是者何哉理皆實理事皆實事上以誠感而下亦不以為應唐虞三代之治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者特有此具也後世異端蠱起偽妄之言盈天下始不遇倡為異說以啟其端而其弊遂中乎人心風俗而不可止春秋戰國時孔孟已深惧其為害而力為防微杜漸矣

然其時尚未有符咒也設當時而即有所為符咒焉其為聖賢所深惡而痛懲者又當何如耶今試即符咒之說而論之夫符咒何昉乎其術蓋倡自張氏道陸云吾聞道陵為子房苗裔子房嘗辟穀導引願從赤松子遊其後人宣風而起耶不然何作此虛無詭誕之為以愚天下惑後世也然吾謂子房當日蓋有所托而然非真欲為羽化昇仙計也夫子房起布衣為韓報仇繼得為帝者師封萬戶侯彼見夫淮陰族矣彭越醢矣蕭樊絳灌往々獲罪見繫矣值此鳥盡弓藏之日而為明哲保身之圖故托神仙以善全其後耳豈誠聞後人以虛無詭誕之漸也哉乃其後遂沾々以符咒聞吾恐子房有知不嗤其偽必斥其邪矣何

則天下之可知可行者皆止而實而其不可知不可行者皆邪而妄也今即以鬼神論謂鬼神為有乎鬼神固無形可見無聲可聞也謂鬼神為無乎鬼神又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也故聖人之言鬼神也不曰誠不可掄則曰敬而遠之若是乎鬼神至幽也而實與至明者相通凡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與夫飛潛動植之所以並生而並育要皆有鬼神以休乎其間其為道易知其為事易行也若夫符咒之說不通道家者流借以為愚人之具鬱壘神荼烘其驅遣西師風伯任其指揮以為非符咒之力不及此噫嘻日何以異而再中酒何以嘆而成雨石何以叱而為羊鉄何以點而為金雪何以削而成銀

種之變化莫測之事更僕難數要皆出于一時偽妄之為而為播弄鬼神之法耳乃人性之惑于其說者以為其術頗驗不我欺也夫既謂之術矣雖極天下變幻之端神奇之舉彼固未始不可立致然而虹橋月殿其變現於空中者夫豈誠有足據者耶是故君子不尚術而尚理

論符水

蓋符水之術始于蚩尤著于張道陵林今世俗咸稱道教深可嘆為天道道者率性之謂教者修道之謂率性者吾人日用事物之理修道者聖人揆裁品節之法與張氏符水之術奚啻天壤懸絕焉得以道教兩字稱之今天羽流億萬咸曰張氏宗傳無非偽言詭行哄人財穀以自利所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碌碌庸人耳名之曰道士豈不怪哉溯其源流曰道始乎老聃：周之柱下史孔子曾問礼焉若輩謬飾云生我之時無日月滿天星斗不週全則虞舜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堂斯時日月未備乎况老子道德真經並未符水之說則張氏非道非法不謂



之邪術乎然而世俗尚之謂其能驅魔役鬼也止人君子苟能居易俟命素位而行魔亦不能侵焉用驅第今世人不明正道淫祀祭禱誦魔覲福并心屈服于魔而獲罪于上帝魔因得以顛倒而播弄之耳又謂符水之術能驅雷掣電禱雨也設遇亢旱之年生民塗炭何不禱雨救之能而不禱是不仁也或有篡弑元亮逆天害民者何不驅雷掣電之能而不殛是不智也孟子曰不仁不智人殺也表不知其驅雷掣電于何所用耶抑亦欺世盜名而惑人耶蓋緣魔本天神之列其能最巨背天降罰而為魔無形可顯而惑衆必須托物方可呈奇或憑土木成妖駭人祭祀或假咀咒空言以速往來另有尚書脩論所謂魔枯魔石魔火

魔殺小魔性有之張氏符水巨魔之令也顯怪興妖小魔之役也無非誘人信從悖聖賢畏天之學犯上帝惑人之罪更可嘆者名張氏曰真人則吾儕俱為假人耶又名曰天師則上帝曾從張氏而學耶吾思張氏文無治國之籌武乏安邊之畧與民無德與國無功奚足重哉矧古昔帝王弔民伐罪必當興仁義之師作霧具妖惡性亂文明之世況魔昧巫蠱倒千重典姑容若輩法網猶疎吾願當道大儒勅之朝廷火其書廬其廬絕異端虛無之道則君子幸明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澤與韓文公佛骨表千載並傳其功豈不盛歟

至有居高官列近貴而不惜何其昧與自漢之張魯以妖術炫世詭言
曾夢老君降法以符篆授之遇福患者焚符而老君應而符咒之說興
後嵩山道士寇謙之復行張道陵之術詐稱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
真經獻於北魏主受封天師晉以前尚未有也至唐以玄元為祖立廟
稱帝祠延子孫迨宋賜號不一居之信州俾得世襲又加以玉印金簡
相沿至今皆謂符咒之術為人消禍致福如延老君教下之侶以建齋
醮預為受職得免地獄諸如此說凡載於史冊者已有唐宋以來諸大
儒論之詳矣乃終流而莫返一唱百和何蒙也韓子曰老子之道是
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即使其道果有足取焉有生前以清淨

無為教為者沒後以符咒故呼之輒應遂熱鬧於天地之間而不之厭
大相刺謬有若是耶至若建醮設符能授人魂高職則徽欽之受職不
為小矣而先難免禍於五國城昌故且地獄者所以罰罪人也司馬溫
公曰地獄小人入小人者惡人也今使以大惡人而建醮設符即得高
位免於沉淪則天下之事何憚而不為是開天下以長惡之門恐与老
子盛德容貌若愚之說又悖甚矣崔浩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
習礼仲尼所問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誠哉是言也今

皇上英明神武若朱方旦者已正大辟可謂剛斷遠出前代不為方士所
惑者矣惟張氏孫子猶存其孽而愚夫愚婦不能力辨其非道聽塗說

以齊諧誌怪之辭神明而傳誦之狂瀾莫挽今請以隨斃之人取其符
呪而救之生以強壯之人取其符呪而速之死可能驗與昔貞觀十六
年有西域人能呪人立死獲呪即生傳爽曰此邪術也請使呪臣必不
能行立破其妄今日而如有傳以其人者出焉不難於俄頃間定之矣
或云符呪之力能驅魔也然即使有之亦是魔攻魔適見其偽呪萬
無之者乎大抵符呪之禍其端固始於東漢而釀成於唐之祖老子
一時邪臣諂附之相習成風至宋祥符年間天書並起加封老子太上
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學士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書且無而況於師乎由此觀之人心之陷溺何其深也與之言帝王之道

則懸卧與之言誕妄之事則忘倦不特忘倦也而且樂道之不特樂道
也而且筆之于書俗者見諸傳奇文者形諸詩賦入骨滲髓垂之後世
真以為不誣矣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蓋以當世尚有目見而
心非之者至後世荒遠難稽遂以為確然而可據所以子不語怪若孔
子者豈非適百王起群聖而為萬世之師乎吾師乎吾師乎非孔子者
誰與歸

心更人心變而魔鬼得以乘其隙感之或附土木神像或憑其軀身
或假神號仙名或立現形傳語以符咒與人使之呼召控束以惑世人
則此者魔自歸類其言者魔自為其類也不過假張氏之口耳而張氏

以資誦誌之詳神明而傳誦之程淵實錄本籍山隨光之人取其有
以而故之是以雅拙之人取其符咒而速之死可欺驗與昔負滿十六
年有西域人能呪人立死後呪即生傳其曰此邪術也爾後呪者必不
信其呪也其要今且如有傳其其人者出焉不難於信傾聞定之矣
子欲其非道百主逆報罪而為惡世之禍主者明也其明主非此子
心非之者定其世為惡報罪而為惡世之禍主者明也其明主非此子
真以為不巧矣此子曰索斯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而且筆之千書其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張氏符水

慨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
瀆於祀此異端箚惑之始而符水之術當于此時亦既有之今曰張氏
符水若符水始于張氏者然竊以為非矣張氏人也符水所以驅召魔
鬼者也張氏人也而魔鬼聽其驅召則張氏亦足異矣是以知符水非
張氏之所為乃魔鬼之自為者也蓋以世道衰而異端啟異端啟而人
心變人心變而魔鬼得以乘机眩惑之或附土木神像或憑巫覡妖身
或假神號仙名或直現形傳語以符咒與人使之呼召往來以惑世人
則驅召魔自驅類其召者魔自召其類也不過假張氏之口耳而張氏

遂得其秘而世守之以爲獲利盜名之具其始有張魯也張陵也東漢
時有張角者以妖術作亂號黃巾賊曹操合兵破之然俱未暇究述其
詳第今所謂天師者即其苗裔也其符水禁呪之施或使木移石徙豕
立犬言或使人吞針吐火藏形縮地或於誦經之場使其露時來天花
亂墜或於醮壇之上使玄鶴徊翔彩雲凝竚或夏時而飛雪或晴日而
驟雨变幻無窮一怪字足以盡之矣此聖人所不語而弗爲者也庸夫俗
子見其異而駭之固不足責獨異儒者而亦信崇之稱述之更求其術而
學焉非孔子所謂攻乎異端者乎獨不計符水之術於世何所益也謂其
能作風雷雨雪乎則風不能燥物雷不能起蟄雨不足潤禾稼雪不足

殺草木犯四時^之令冒上帝之權以游戲於一時之技耳烏足道哉謂其
能驅召魔鬼乎則邪不能勝正正亦無所用其邪先儒有云一念之善
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蓋言妖由人興也禍福之來由人心之
正與不正苟正其心不知鬼何自來而驅之又何所用而召之如謂以
病疾故則有藥石可療之有不愈者是有命焉不可強也間有負魔者
由其心有邪偏而致不能正其心而但驅其魔抑末矣謂向以吉凶故
則爲善吉作惡凶何待問也惡而能悔則吉惡而各改則凶又何待問
也昔者臧會歎爲僭卜曰僭吉南蒯歎爲叛卜曰叛吉然而一成一敗
效驗不同蓋人心之所自發見者彼則知之而吉凶未形者彼仍不知

也又何待問之且凶年不能致粟以養民世亂不能除暴以衛國召之
歎何為哉謂其術可教長生乎則張氏祖宗已皆不在而秦皇漢武學
仙之效其載前史竭天下之力以求之曾無一驗武帝是以有輪臺之
悔唐自太宗至于武宗餌方士之藥以求長生而反致死者六七君而
宋真宗與徽欽皆說鬼說夢如病如狂迨後徽宗死于五國城欽宗死
于沙漠金人所謂昏德公重昏侯者益又不足道矣歷代方士祖張氏
之術以欺君而致富貴者亦多不得其死如漢時有齊人少翁為文成
將軍以帛書散牛而見誅樂大為五利將軍尚樹長長公主貴震天下
亦生誣罔而腰斬新垣平能候日再中人以其詐告而見殺唐時李玄

伯柳泌等見誅者若：寃無一能以張氏符水自脫其死者則張氏乃
魔鬼之弟子耳故其術每：窮也顧以天師之號自居豈非矯誣上天
者乎吾儒有當道者宜奏之朝廷治其矯誣之罪且詔之以正道如不
改進之遠方誅其魁首使天下咸知天之道人之道神道鬼之道不可相
侵瀆也豈非盛世之事哉

劉師也豈非盛世之聖哉
為世之聖者其德首於天下而後天入之聖師也聖不下昧
於平吾師而當道者宜奉之陳其說其辭之罪且謬之以此聖師不
能與之爭下且其辭之辭也師以天賜之職自武聖非欲誇其天
師也必當其德其德也其德一精以聚之於水自顯其德其德也其德也

論符水

今人與之談詩書講道德不侮笑則褒如與之說說異論新奇則傾耳
而聽惟恐其言之款罄也嗟乎此異端邪說所以日新月盛而不可以
救矣害人之術雖廣然今所盛行于天下者莫過于張氏符水按張氏
之祖道陵生于漢居川中鵠鳴山攻習魔術創言能以符水療人疾病
從學其法者但輸米五斗便為弟子嘗讀通鑑有云信州龍虎山張氏
世以鬼道惑眾又號為五斗米賊以此視之且無論其符水之靈驗法
術之邪正曰鬼曰賊則是否立見矣或曰彼之出處固為可鄙然其符
錄屢有效驗則又不可不信曰今之習其術者多矣試問驅何邪療何

病即或習之者不得其傳堂張氏之父母妻子無疾病死喪乎何不以其符水救之自治不能又安能救人也遠事耳聞客或不得其詳即以子之目擊者而辨之每逢旱歲即設壇祈雨黃冠者終日擊劍敲牌焚符嘔水誦咒步罡種醜態無不畢舉如此連旬彌月未見油然沛然則效驗之說從何取信也又每歲屆端陽羽流者率以黃紙書符遍送隣里云能除災去患以博升合今文奉之者懸掛中堂惟恐襲慢然而疾病死喪殆無虛日豈非又不效驗之一徵乎更有可耻者三吳風俗凡死喪之家每臨終七必延道流懺悔迨昏夜之際群然巡行于內戶凡閨閣之深房幃之密粘符嘔水足無不列謂之淨宅嘔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每見人家中堂榜曰各有內外止步揚聲以示他人不得擅入為避嫌也今則揖群道而入妻女之室廉耻之心盡喪尚敢言天師之錄法真人之符水其高妙無窮也哉或人又曰子之論是矣然信州張氏歷代以來豈有爵祿朝廷亦不禁之何子過之深也曰張氏雖以鬼道惑世誣民亦不過狐潛鼠伏非有他念朝廷度量何所不容況在版圖之內亦臣民也奚必罪之設如楚中斗教朱二眉者踪跡稍涉不端則首領不保矣因子詭稱其符水之妙故不得不一論其邪正是非耳以通鑑所載如此其能行如此以爾我所能見又如此則何苦為其所愚也

大言以欺人實未見其驅禳也至其所施之印曰陽平治都曰九老仙
都曰正一玄壇曰靈寶道德種不一刊之剗處民不從天上來何誕
妄者若此所念之咒謔言嚙語提屬朦朧茫無憑據亦不過影響之言
如渺：縈金闕九氣青天上之類為秘密真言而已世人不辨理之有
無聽信師巫蠱惑蚩之之氓無足深怪獨是讀書明理漫不知省而亦
恬然不以為非猶之幻術者吞刀吐血極其变幻不測明知為障眼法
而見之者不解其何故而為之者亦不自解其為何故也試問所書之
符所念之咒果能驅之禳之否不知未有符咒以前災祟未嘗不治既
有符咒以後災祟未嘗不乱則是災祟之作由于人之有不有不由于

符咒之有不有也古人有持易經而崇禋有誦孝經而災息者正人君
子不煩于驅禳而自有驅禳之正理曰：畏天而天且弗違時：省心
而心自無疚所謂積善降祥災祟且消弭于隱微而况能干之乎若夫
孽之自作禍之自召而必假一符一咒以祈解免是猶解醒而益之以
酒療病而進之以羹也曾何裨于萬一哉韓子有言曰人其人火其書
邪說不作而世道人心自迨于正矣又何符咒之有

眼聽不辨而世戲入心自起千五矣又曰世之有
所為而世之為也皆以神不靈一法神不靈言曰入其入其書
神不自神而自必神一法之民以神輔其神輔神而益之以
而心自無所而神神善神神又善且神神不靈神而必神不靈
名不顯千顯神而自神顯神之五點日之界天而天且帶點點
首而之首不首也古人首神為神而神神神而神神神而入其

論符咒

邪術之不得混入於正道也何待辨論哉蓋一謂之術則凡偽指鬼神
妄判禍福一切可喜可驚之事皆屬誕妄如符咒是已符咒之說方士
之術也如遺將步罡膠執陰陽臆斷幽明之類尸巫尤而效之專以土
木邪神用事亦為之宣咒書符誑人聽命遵從一無實據吾以實理明
正其謬如日月星辰之麗於天不可指日月星辰即為天也有生天者
主之而後日月星辰升沉顯晦之必有其時風雨露雷之必有其準如
江湖河海之行于地不可指江湖河海即為地也有生地者主之而後
潮汐往來之必有其汛草木百穀榮枯成熟之必有其序豈符咒可以

假托一理倒行而遂施之哉且如人生死係乎天生於世者有富貴貧賤此境之有順遂也而順遂之中天之妙用寓焉視乎人之能安分與不能安分辦其心之為善為惡符咒不能使貧者驟富賤者驟貴也試就疾病一端言之人孰能無病寒暑之所侵衛生不得其道或飲食失節情欲傷感疾病旋至天既產藥材以濟人自宜擇藥飲藥乃不用藥而用禱聽信符咒之術取一盂水焚符咒於其中命病者飲之即可愈有病篤不能飲者以符水噴之不驗即號召土地城隍查報有何鬼神作祟俄頃即指空中有土地城隍查明矣有某神某鬼作祟速設醮修齋拜禱消除災堆至某月某日可痊遲之又久病不能痊而資財耗費

恬不為怪莫知悔悟此所謂捏神捏鬼愚弄蚩蚩之氓夫生死禍福主之者天也上天之權孰得而奪之而可歸功于符咒乎若符咒有權是可使風雨露雷不必有火氣水土四行措施之因其時草木百穀不必有春夏秋冬四時生長之循其序豈理也哉又如大疫大兵大荒天意存焉疫不可以符咒致祥兵不可以符咒致勝荒不可以符咒致稔明理者必歸之于天用符咒者獨謂符咒有靈是使百千萬年永無疫病兵戈與水旱也一符咒治世而有餘謬矣謬矣究符咒所從來倡于漢時之張魯其後裔張道陵號為天師流傳其術至今恣行而惑世誣民其害尤甚以其有主張天地呼風喚雨斬妖驅鬼之說也然則為此符

咒者安知非鬼借此以顯其能而符咒亦借魔以矜其異哉吾一言以蔽之曰非實理之可據者不足信

論符咒

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此亦人之所願聞也而聖人弗為何哉以其惑世誣民而欺天以盜名也夫聖人之道不矜奇不炫能不為詭異不以左道亂政其所見諸文為者不過庸樸庸言与天下共知共行耳初無俟求諸渺茫冥昧之間也乃或謂顓頊之世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地正黎司地以屬民神分治則上古固有以人治神以明治幽之事而不以隱怪目之較諸張氏之能制神將以符咒禁劾邪魅之法不異世而同揆乎曰國語所傳少皞氏襄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相與聽于神祭非其鬼此妖誕之所興人心之所以不正顓頊氏承之惡其

瀆亂使各有所屬無相侵瀆耳豈其以符為威令呪為呼召招之來遣
之去哉昔夏之興也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而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則
惟協上下之休嚴幽明之分而妖誕無不屏息又何待書符持呪然後
鬼怪懾息乎夫符呪之作始于方士而以方術邀朝廷之封爵者惟張
氏耳唐之張道陵係漢中張魯之後居龍虎山為道士賜號金真今其
子孫世承襲使鎮壓妖魅愚俗爭羨之謂可匹休孔氏而不知聖人
有所弗為矣今即其所謂符呪者論之蓋符之為言合也合符以為信
也呪之為言祝也詛呪以為約也約信由于符呪則以符呪行其妖誕
大抵方士皆然耳然非方士能為此符呪也其原由于魔計之煽惑人

類陰示其術以相詛盟習之者自神其術信之者亦神其術謂鬼神果
可以呼召往來符呪之應驗如此也而不悟其墮于魔之術中矣學聖
人之學者其可矜奇炫能習為詭異自罹于欺天之罪亂政之誅哉

遺紀傳者不而爲之則何須其堂其以君爲威令此爲時之
之去哉昔夏之興也猶萬象物使民知神義而臨臨國而美其
惟賜工下之休養也明之公而妖誕無不屏息又何待其時
鬼怪備具年大者咒之術始於方士而以方術選朝廷之
元耳唐之魏道隱傳漢中張魯之徒居龍虎山爲道士號號金真其
子孫世傳其術使觀歷代惡邪俗事蓋之謂可也林氏而不
入之學其百傳皆欲指臂爲語異自畢于煥天士罪猶此之
可以知吾邦來除其之斯鎮此也而不計其聖于靈之山中
錢劍示其術以時時盟誓之昔自其術計之昔亦不其術
與

論符咒

慨自正學不講至道不明而容匹夫之竊弄靈奇惑溺世人侮慢上帝
舉莫知其罪之大禍之極也道陵張天師人也居于龍虎山緣其巧詐
桀傲邪魔誘動其心習演通魔法術乃製玉印金劍經咒符籙以行伏
壇步罡召神闕將遣魔驅鬼降龍伏虎与夫吞刀吐火挿釘負針種
怪幻戲法魔喜道陵可用爲己之前茅嚆矢大便陰禍世人所以伺陵
畧動符咒等隨即應効顯奇百般欺誑世人焉噫人之有所作爲必有
其權現其權從孰付即可知其真偽邪正今天宰相專乎調羹權從孰
付天子付之也真也正也天子統御天下權從孰付孟子謂天與賢則

與賢云天與則天之主宰付之也真也正也苟不然邪矣偽矣道陵行
法術苟不完其權從孰付可乎如云由天子付而天子第付以臣治世
理民之權不付臣以通函召神之權如云由上帝付則陵當當亮天工
導人昭事何乃自立玄門妄稱多許無始天尊三清名號以無為有以
偽為真將大本隔絕其罪何如又陵立石山中盡刊各等細小術法于
上凡欲學者止許五月五日止午入山抄歸習之撮出巧怪戲法此等
雖其緒餘然即流窮源可知經咒符籙之為判其教之邪偽無疑矣天
神之尊超越吾人非可召致天神之外別無天將豈復可闕崇與鬼無
非是魔蓋人方以即受上帝賞罰以定升降無復優遊在世然魔亦即

即天神之傲逆者其計甚深其力甚大非人之力可驅可捉其召而至
闔而來驅而去捉而伏者非屈於謀力佯敗佯輸樂于欺誑戲人誘人
行永死之路而不覺耳常情未識妄信實然暗箭之傷可勝痛耶道陵
自為天師其齋醮習其術者則相繼登天師之位世世為天師夫有天
下者稱為天子彼獨稱為天師天而有天師豈可為天如云為天子之
師彼何處不与公孤之事侮慢抗遂罪至于極而無聲其罪以討之者
彼之幸也良可悲也

此三幸也身百悲也

禍福回輒不自公卿之事禍福林遊罪至千餘而無毒其罪以爲之
不常福爲大老鄉斷終爲天禍夫而自天禍豈可爲天改云爲天亡
自爲天禍其禍雖變其禍能阻其禍登天禍之於世云爲天禍夫亦天
性亦不之禍而不覺其常終未解其計實其能論之新百禍斷順直新
圖而求福由去外而外亦非其終終其料類料餽果不其增入其入
明夫縣上鄉遊其情甚然其其甚大非入之七下禍百其各而至

論符咒

天下有真者生而偽者亂焉有是者出而非者雜焉真偽之間是非之
際恐其混而爲一也不可不爲之明辨至于家道以符咒鼓惑愚蒙誕
妄鄙陋本屬齊東野人又何足辨然習俗已久即賢士大夫亦不免從
而信之敬而礼之遂相沿徧天下嗚呼甚矣人之好奇驚異趨吉避凶
畏死喜生祈福免禍也將見大小之家畧有疾病顛危等事必延道至
家施符說咒名曰巡宅拈符門首以示諸邪魔不得入焉又時至端節
羽流以符咒以獲利人家多取以拈室內噫符而果灵呪而果驗則人
之吉凶禍福生死等情皆符呪得而主之矣要知人之吉凶禍福生死

莫非有命邪魔不得擅專于其間符咒亦何所需哉且符咒亦盡胡言
黑語不可番譯捏為肉髻湧出此即猴行者之毫毛變化也醜矣或曰
當今張氏符咒真能驅魔拒鬼往々靈驗然此又扶一二妖術愚人即
如漢時張角者流也而又何可信其靈驗耶世人不察而妄以為驚天
動地崇而祀之亦可哀矣蓋人之為人提不外于理教二字理直氣壯
雖千萬人亦往矣何惧夫鬼亦何恃乎符咒若理屈教勝即間居獨處
之時消沮閉藏深惧夫人亦深惧夫鬼惡禍之或及災之或至符咒之
所以信其有也此皆失理縱教者之取為也

論符咒

自古迄今人共由于道而莫越者惟三綱五常為萬世不易之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此聖經賢傳帝典王謨有六經為治世
之書而佛氏之華嚴法華金剛等經老氏之皇極玉樞等經皆斥之為
異端以其惑世誣民為害至烈至于符咒則又惑人甚者矣自符咒作
而邪術滋多佛氏以持咒為修行老氏以符咒為勅令各執己意爭鳴
一時誘天下之民日陷溺其途而後已由是相沿者久人群奉之為神
而聖賢大道之垂幾乎無復存矣其禍慘于崩傾其害甚于禽獸流毒
將何底止審厥所由其端始于張魯在漢時偽言夢中老君以咒授

之遂宣其咒以行其令書咒于符可以救病可以排難可以挽天時之
水旱而從之者以起魯之後有張道陵號為天師漢唐以來流傳至今
凡遇患難疾苦即書符作法謂可驅除祟轉禍為福而信之者受其
指揮此其妖術僅可以欺天下之庸士而不可以惑天下之哲人可以
驚天下之小人而不可以動天下之君子尤可笑者水旱大災與符咒
何與或遇大水寬其期曰某日可晴或遇大旱寬其期曰某日有雨而
人又信之殊不知天之欲雨也太陽先隱天之欲晴也太陽先舒一陰
一晴天已寓其理于不言之表而人乃歸功于符咒也抑何妄之甚夫
是非迥別入手彼必出乎此人能修德力行以聖教為歸猶可挽回天

怒如以符咒為可驗則邪僻恒存正義倒置世道人心不可復正吾故
於張氏之符咒不得不深為歎息痛恨也

而後知言家之邪說不與焉自邪術熾起而符咒惑人心最甚故
趙吉避山楚命于鬼神除妖怪彼雖任意為之而讀書識道之儒早
已知其誣妄矣余之方士遠將矣余念咒書符或能則或曰初時果
楊種一不一用即法以迷入惑童妄談為之者半信之者半道棄之
而後咸曰符咒有是不足為神抑何不信其所以求雨而止道者之
也嗟乎人情貪信世故日非趨之若鶩者誰人創之乎言世故者



之遠望其所以行其令者咒乎符可以致禍不可以排難可以挽天時之
水旱而從之者以起會之機有東道陵寢有人禍祥厄以承流傳至今
凡遇患難疾苦即書符誦咒可以除災集福禍為福而德之者反其
指擇此其故就體可以應天下之庸士而不可以應天下之哲人可
驚天下之小人而不可以動天下之君子若可畏者水旱天災自符咒
何與或遇大水寬其期曰某日可晴或遇大旱寬其期曰某日有雨而
人人信之殊不知天之教而也太陽先陰天之教晴也太陽先晦一陰
非兼天也符咒示不報不報為變真誠非也子符咒也抑何責之甚天
惡以符咒為下德順非報也其立義圖置世數人公不可欺玉奇姑

論符咒

道之大原出於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無時非道之充周流溢無
物非道之宰制涵濡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此萬世不易之常經也
而異端百家之邪術不與焉自邪術興起而符咒亂惑人心易蔽性：
趨吉避凶聽命于鬼神驅除妖怪雖任意為之而讀書談道之儒早
已知其誕妄矣今之方士造將步罡念咒書符或握劍或用勅拍案聲
揚種：不一皆用邪法以迷人恣意妄談為之者半信之者半道其令
而竹咸曰符咒有灵不當藐視抑何不究其所由來而歸正道者之少
也嗟乎人情愈薄世故日非趨惡易從善唯一人創之千百世宗而習

之舉世之人皆相率而趨于偽矣要思創是說者誰其禍發源于漢
有張魯特倡符咒之說一時橫行充塞天下吾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迨其子孫號為天師沿習于後燈燭相續年愈遠而害愈深術愈妄而
禍尤甚自漢唐以來諸人耳目流傳迄今牢不可拔非一日之故矣最
可恨者信佛氏之咒每逢朔望便修齋持咒謂可邀福壽抑知聖賢尚
不能無過況庸人乎誦此咒語功何在耶奉老氏之符及過重五不論
富貴貧賤之家咸有帛符張掛自謂用之則妖魔鬼祟見之無不回避
試思但欲塗帝上之符以驅惡則凡不用符者當必盡天下之邪魔皆
藏于此矣諺民于脂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夫何不究理之真偽事之

是否群起而敬信之其為害天下蒼生不小世之人稍知生歎吉凶禍
福係于天惟天有權決不屬之于符咒則世之宗張氏者亦可悔而知
返也夫

符水禁呪之術至譙之遂合而為一迄今循之其訛甚矣由是觀之則知符咒之術始於道陵盛於譙之嗣後宋徽欽又崇高焉至元成宗則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然後符咒之惑人殆遍天下矣雖然天下不知其非而尊信之請得畧言其一二執今之人而問之曰呪何為則曰遣神也乃窺其門有勅印小符為登其堂有勅印大符為是家給而戶拈之宜無有為祟者矣而一遇疾病則又以為其鬼其神見咎而送鬼求神之不暇何也此即其自相背謬而符之無靈也驗可知至於呪且無論其他論其衆所共見共聞者如國家或逢水旱長民者亦嘗延請僧道建壇設醮以祈晴雨而其時披

法衣仗神劍手書符而口誦呪乃當夫旱初不見立有呼風致雨之能而旱如故當夫水不見立地有撥雲觀日之功而雨如故則即衆人所屬目之地而符呪之技倆尚如此彼一二人之競稱以為靈者烏知非傳聞附會以自神其說耶或曰今之符呪非張氏之真者也譬之大本張氏根也徒衆之行其法者枝也葉也置毒于根則枝葉皆體是根之毒理固然也今謂張氏能之而徒衆不能尚得謂之大公之道耶嗚呼循其天師之號則矯誣上帝循其符呪之說則欺罔下民而世猶共矜其神而不之察者甚矣人之愚也

絲其天幅之麗限發瑞工帝絲其音也之絲限牌圖不為而世蘇共
毒聖圖選也今贈其六精之而絲舉不精而醫醫之大也最宜唱也
樂六縣也絲舉之注其新音絲也樂也置毒于縣限外樂音林是縣之
縣圖所會以自縣其諸贈後曰今之絲即非縣之之真音也響之大木
蟲目之也而音也之絲圖出此縣一二入之絲絲也或長音直味非
而早收姑當夫木不具正之音難響贈日之紅而而收姑頃時舉入液
絲亦外縣險平書音西口贈即之當夫早味不具正音和風旋而之精

事

28

若曰以之治病而病未必之治世之神其說者動必曰如何靈驗如何
報應究竟從未有真見真聞不逼以訛傳訛耳若此者亦止可愚之愚
夫愚嬾耳豈能惑於止人君子即吾用是借一說以喻之如朝廷之法
律官府之政令有權有位有司有職然後藉言文字以勸善懲惡此自
然之理也若夫符呪試問所司者何事所職者何職其位何位其權何
與現符呪之形不過一花圈聽呪之語而又不可解問其人又不過有
室有家之一庸夫耳如是而曰能驅遣天神役使魔鬼吾不信也況天
神魔鬼皆 天主之所造 天主之所造亦惟 天主能遣之耳若人
而曰能遣之其儲越 主命矯誣甚矣而可謂之靈驗報應乎以是論

之符呪之無用反不如上古之大繩小繩之足以記事矣如是而世之
人猶惑其說而不悟者可慨也夫

之符呪之無用反不如上古之大繩小繩之足以記事矣如是而世之
人猶惑其說而不悟者可慨也夫

若曰以之治病而病未必之治世之神異說者動必曰如何廢除如何
報應實有從來有真見其圖不道以訛傳訛耳若此者亦止可惡之惡
尤惡煩耳豈能惑於止人君子即會用是得一語以喻之如朝廷之法
律官府之政令有權有任有司有職然後藉書文字以勸善懲惡此自
然之理也若夫符呪試問而司者何事而職者何職其任何任其職何
職現符呪之形不過一死困聽呪之語而又不肯解問其人又不道有
靈有象之一層夫耳如是而曰能驅逐天神役使魔鬼者不信也況天
人斷絕其貽而不邪言可謂也夫之所道不惟 天主能事之耳若人
之符呪一無因又不知其言之大端小端之且知語連其故是而世之

論符呪

符呪之術誣妄拂經而惑人甚易蓋人情好怪而不論理即妄言之姑
妄聽之鮮不以耳為目炫以為神惟君子難罔以非其道苟按常理以
斥之則其說立窮符呪本諸老氏然老氏初說之始未嘗有是後世方
士巫覡竄為張孤載鬼吐火吞刀禁厭諸法斯又老氏中之異端也其
說雖自譎張而卒無一驗如少翁之致仙呂用之張守一輩之幻術皆
至殺身唐貞觀間有異僧呪人死生立應終不能施于傳奕而旋自殞
林靈素六方力士北斗神兵徒陷徽欽于朔漠古今來以此自誤誤人
者指不勝屈乃道術家輒曰凡此皆邪術耳若正法得之真傳則可以

呵風雨役鬼神正如國家詔命符篆傳檄號令捷于影響無不驗者不知鬼神無形與聲惟帝所命默運化工故能化物不遺弗取資乎耳目何所用其憑驗藉曰有之而世人臨摹仿倣以行者無異偽刊之印信私判之硃墨矯傳之禁令此法所必誅者也若鬼神不辨真偽概為趨承恐後焉抑何蠢愚至此又令此地之符呪方舉彼地之符呪又呼彼鬼神不幾應接不遑而疲于奔命乎且余嘗目擊術士之施為矣昔年亢旱禱雨久而不應乃畫符于桃楮曰此某神將也倒釘而椎擊之画符于陶瓦曰此某天君也火炙而碎擲之且望空誦呪作訶責狀以其不效命故楚毒之若是嗟：婢僕隸卒有所慢誤亦罪止鞭撻而已不

得而擅殺也彼所謂神將所謂天君則固尊而在上矣以卑祈尊以下懇上可加以摩頂放踵粉身碎骨桀紂所不忍設之刑耶鄙謬極矣或曰張氏之術確有所本至今往：靈異似不可以盡非夫道陵入山修煉卒為巨蟒所吞其子孫以為耻乃藏一鶴于山巔當衆目仰視之際而放之托云跨鶴登天先儒辨之已詳始尚如此今復何望哉人之炫之者惟憑訛傳白撰謂為異聞然必驗其小者而後信其大者見其易者而後信其難者則吾聞其術能伏龍虎未見其能制螻螻也能召鳬鶴未見其能致燕雀也能轉移千里之水旱未見其能立救一人之飢寒也能祛他人之災厄未見其能免一己之死亡也尚得謂之神術乎

